

# 一位真正的作家

## 重新認識王默人的文學與心靈

王默人以堅實的寫實技巧，寬厚的人道精神，致力於刻畫跟他一樣流亡與顛沛於生活底層的群眾生活，對於諸多市井人生的苦樂面向都能有所呈現，全然與同時期台灣盛行的現代主義風格悖離，反而暗合在當年興起的鄉土文學風潮。

◆ 陳建忠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 一、獨對街景30年

七月的舊金山灣海風已然凜冽，日落之際更覺寒風如冰。晚餐過後，我和默人先生走在他舊金山住家附近的大道上，不知不覺就漫步過十幾個街口，一旁的電車不時轟隆巨響如同巨獸掠過。在美國國土的一個角落裡，我們談文學談人生，對先生或對我而言，這都是極其難得的機會。只是邊走邊望著眼前範圍廣大而異常寧靜的住宅區，我陡然升起一種荒涼之感，同時猛然驚覺：30年來，這樣一條大街，這樣一排大房子，這樣的天氣與電車，委實整齊井然到近乎不可能輕易改變，默人先生竟然便是這樣度過了30個年頭嗎？

於我，這是一趟拜望作家的旅程，一趟餐後的漫步；但，對去國久遠的默人先生來說，他竟已獨自面對著這樣的街景有30年之久，並且再無任何讀者可以回饋他任何丁點意見，這份寂寞先生縱使不說，我卻無法不為之感慨良深了！如同默人先生所言，自少小離鄉起，他不僅不曾再回到中國大陸上的老家，定居美國後

亦不曾回返台灣，居留此地使他與台灣文壇斷線，也使他失去關切故土持續創作的動力，身為一個前半生曾經熱望寫作的作家來說，還有什麼事能比將他的筆折斷毀棄更加殘忍的呢？

然則，王默人是誰？王默人去國30年又為了什麼？

### 二、去國之前：1980年代以前的王默人

王默人先生本名王安泰，1935年11月7日生，祖籍湖北省黃梅縣。筆名除「王默人」外，初期多用「默人」發表作品。妻周安儀女士亦為知名記者、作家，現擔任「長菁實業公司」負責人。

1948年底，默人先生隻身隨流亡人潮來台，雖非軍人卻陰錯陽差進入部隊任職，但他的創作選材大異於軍中作家，多注視跟他一般辛勞而苦悶的眾生。半工半讀下在台灣師範學院國文系旁聽多年，並未獲得文憑（前此關於先生學歷的記載並不確實），然先生卻已鍛鍊出一隻好筆，促使他逐漸走上作家之路。1958年主編過《新新文藝》月刊，也曾在「中華文藝函



## 王默人

本名王安泰，1935年生，祖籍中國湖北省黃梅縣，1948年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台，於師範學院國文系旁聽多年。曾任台灣民防廣播電台編輯、記者，《中華日報》、《經濟日報》記者、《中國時報》撰述委員暨人間副刊編輯、《聯合報》記者等。1985年離台赴美，曾任美國舊金山《國際日報》採訪主任、《中報》經理、海華電視總編輯等。最新作品為201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跳躍的地球》。現與妻子周安儀定居舊金山。

（2014年7月5日王默人攝於舊金山家中／陳建忠提供）

授學校」裡擔任批改老師。1959年起在台北市政府（黃啟瑞時代）擔任新聞發言人的助理將近八、九年，後自覺不適合官場而離開。並先後在民防廣播電台、《中華日報》、《經濟日報》、《聯合報》擔任記者，亦曾在《中國時報》任撰述委員，這些資歷讓他更能近身觀察所採訪的對象，進而成為他小說的重要素材。然而，不幸的是，1985年因言論耿直、報導角度等問題屢遭情治單位監控，深感言論及人身自由頗受壓迫（甚至曾進入家中搜索），遂決定舉家遷美。這一遷徙形同一場流亡之旅，影響先生如此巨大卻又無人知曉。類似這樣的「準」白色恐怖案例，當年或不在少數，但當事人每多隱忍不發，如此亦可看到文壇與新聞界受到政治力量干預的現象。赴美後默人先生在舊金山曾任《國際日報》採訪主任、《中報》經理、海華電視台總編輯等職，現已退休。

默人先生自50年代以來，超過半世紀的創作主要以小說為主，除《外鄉》（1972）、《跳躍的地球》（2010）兩部長篇小說外，其餘

七十多篇皆為中、短篇，計有小說集《孤雛淚》（1958）、《留不住的腳步》（1968）、《沒有翅膀的鳥》（1974）、《地層下》（1976）、《周金木的喜劇》（1979）、《阿蓮回到峽谷溪》（1984）等。此外，尚有《世界文學名著縮寫》（1966）、《王默人自選集》（1979）、《王默人小說全集》（1998）等，可以想見當年創作力之豐沛。

據清大研究生李勝吉之碩士論文〈勞動人民與小市民的關懷者：王默人及其社會寫實小說研究〉（2011）指出，王默人在台時期創作可分為兩個階段。從他在1954年發表〈未完成的畫像〉起始，至1971年6月發表〈婚慶〉為止，共有52篇小說，在這個時期的作品大多描寫來台的外省群眾卑微可憐的人間故事，這些「悲劇」中的人物雖有不少「都跌倒在最悲慘的境地」，但先生實則更想藉此向讀者展示他們向命運搏鬥而至死不屈的精神。至於1972年2月發表的〈吹個口哨罷〉開始，至1983年8月他離台前最後一篇作品〈新伙計〉為止，共計20篇的小說中，小說的主人翁大多已明顯開



1971年11月，時為新聞記者的王默人在採訪澎湖空難時攝於榕園。（周安儀提供）



1997年王默人攝於舊金山家中。（周安儀提供）

始具有本省籍身分，眾多的台灣中下階層社會人民，亦如同其所關懷的外省籍來台的底層勞動者一樣，有其在資本主義工商社會的歷史轉型下的挫敗和辛酸血淚，而其背後所隱藏的種種社會矛盾與問題及所引發的價值衝突、精神痛苦與情感震盪，皆成為先生思考的重心，更成為他這個時期的創作要點。

默人先生自己曾說：「在寫作上，我特別執著於寫實，更勇於面對著赤裸裸的生命與生活；正如我面對人生一樣，與現實便顯得有些扞格不入。凡是屬於真實的往往是最冷酷的；然而在人生之中，除了真實之外，還該有些什麼呢！」（〈後記〉，《留不住的腳步》，1968）這樣的文學觀也的確貫串先生的許多作品裡。可以說，在先生舉家遷美之前，已建立起他獨特的寫作風格與關懷主題，而他的作品更在當年受到不少台灣文學史家肯定。

葉石濤老師在1987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談「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便視王默人為：「持現實主義觀點的作家，紮根於台灣下層社會，描寫形形色色的窮苦人民，其挖掘的筆觸銳利而無情，充分表現台灣低收入階層的

受苦和窮困」。如是的评价，應當是對比於當時充滿個人存在苦悶的現代主義小說所發出的讚嘆吧！

稍晚的彭瑞金教授在其文學史著作《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中亦指出，70年代王默人的文學特點是：「王默人的作品文字樸實、巧妙地把新聞寫作的冷靜筆觸轉移到小說創作上，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創作始終都未離開低階層的勞動者群，以描述他們生活的辛酸血淚為職志」。無疑地，默人先生的作品極類近於當年的鄉土文學，雖則他一向都不曾參與過文壇的任何社團或論爭。

當年不斷為先生著作撰序、導讀的何欣教授，在〈無處可飛的人們：評王默人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鳥》〉（1974）文中，曾以索忍尼辛為例，指出作家「應該是有理想有膽量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人」、「只服從自己的良知」而「不屈服於任何暴力」，而從事新聞工作的王默人的確真實寫出現代人生活的困境。而啟動現代詩論戰序幕的唐文標，則在1975年發表〈陽光下的事：評王默人的《地層下》〉，他肯定指出在台灣文學史上以礦區工

人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不多，王默人便是少數之一。

反觀一樣流亡來台的作家群，默人先生不走反共或現代主義的路線，卻看重跟他自己一樣身在社會底層的流亡者、勞動者，這無疑全然脫離當時外省籍作家的書寫主流，在這點上，柏楊、舒暢的部分小說裡也展示了一樣的視角，他們的小說成就一樣難得，卻也一樣不受主流文壇評論者的重視。另一方面，如果從寫實描寫勞動者的作家群來說，默人先生自50年代以來的小說倒讓我們想起鍾理和寫的農民，想起楊青矗寫的工廠勞工，想起吳念真寫的九份礦工；然而，當今的文學史卻無疑是將他遺落了。

綜而言之，默人先生以堅實的寫實技巧，寬厚的人道精神，致力於刻畫跟他一樣流亡與顛沛於生活底層的群眾生活，對於諸多市井人生的苦樂面向都能有所呈現，全然與同時期台灣盛行的現代主義風格悖離，反而暗合在當年興起的鄉土文學風潮，因此逐漸受到諸多評論者的看重。可惜，因去國多年，幾乎被讀者與學界所忘，然誠如評論家南方朔當年在〈土地之夢的幻滅〉一文中所言：「王默人是個被放置在『括弧內』的作家。長期以來，他作品中的世界均為人們忽視，甚或遺忘。因忽視或遺忘那樣的一個世界，是我們對客觀社會現實了解錯誤的源頭之一」。既然如此，這「預言」一般的評論應當到今天停止，我們不僅應當重新認識王默人這位被置而不論的「括弧內」的重要作家，更應該重新認識他作品中的世界與問題。

### 三、拒絕遺忘：重識王默人的文學與心靈

在理解默人先生作品的創作歷程與文學意義後，我們將赫然發現，這位移居美國的作家竟

然自80年代以來受到文學界與評論界全然地冷落，近乎遺忘。不僅僅是原有的文學史「席位」不保，在音訊斷、書絕版的情況下，就連當年與他一起創作、往來的文壇朋友，也未嘗有人再提起過他。

但，似乎冥冥也真有一種力量驅使著，1990年代初期當我還在研究生階段讀書時，因著讀過前述葉石濤、彭瑞金著作的經驗，我倒是清楚地記下「王默人」的大名，還有前文中提及的那些重要評語。因此，從那時候起，每當穿梭在全台舊書店尋書時，就陸續在書海中找到幾部先生的作品集，此後一直被我安置在書房裡的某個角落。然而，十多年來，我雖在課堂上鼓勵研究生可留意默人先生，自己卻一時無法投注更多時間研究這批作品。一直等到李勝吉的出現。勤奮的勝吉一方面擔任國小教師，一方面重新回到研究所進修，他願意遵循我的指導，真正「從零開始」認識默人先生與文學，並從網路上找出聯絡方式，越洋與先生進行訪談，最終完成台灣第一本研究王默人小說的碩士論文。

回想起來，默人先生當年隻身隨著流亡軍民到達台灣，又默默離開這生活三十多年的台灣「故鄉」，乃至於我之默默收藏先生作品，而勝吉再次因研究而「奇蹟」似地再次與先生取得聯繫，一直到我在今年夏天前往舊金山拜會這位前輩，這奇妙的因緣如果有什麼道理可說，也許就是因為「文學」兩字。先生因為堅持說真話的文學與說真話的報導，而被評論家重視，卻又因同一個理由被黨國機器所忌憚搜查，先生猶能堅持他一貫的文學信念與風骨，毅然離開台灣赴美以尋求全然自由尊嚴的生活。而我與勝吉所被先生吸引的，恰恰是因為在先生的文學裡看見了當今台灣文學中極其難得的文學信念與風骨。一個在持守、在等待，



2014年7月5日，攝於王默人舊金山家中，左起：王默人、陳建忠、周安儀。（陳建忠提供）

另一方則在挖掘、在追尋，我們與默人先生文學的相遇，毋寧是我們文學觀念上的契合而能夠跨越時間鴻溝，讓我們得以將默人先生的文學再次帶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台灣讀者面前。

當日，我與先生結束餐後漫步並話別後，又獨自在先生同樣漫步數十年的街道上思索起來：一個堅持著樸實明朗的文學信念，始終將眼睛望向地層下、紅塵裡的勞動者與上班族的小說家，他為了講出世間的真實而寫作，卻無法贏得他關愛的世人同等的關愛，這究竟是緣何之故？對身在台灣研究台灣文學的我來說，

這種被湮沒而不為台灣人所知的作家案例實在太多，雖則我們自己慶幸又再次迎回默人先生文學之同時，卻也該藉此反省：我們究竟是被一種怎樣的文學體制與文學品味所影響，終於使我們不曾真正認識這個土地上的文學？當我們只是「被允許」知曉某些「經典」時，而因為這樣那樣的理由，像默人先生這樣的當年頗知名於一時的作家，竟會因而被遺忘若此！

難道我們不需要重新找回像王默人小說這樣的寫實小說傳統？難道我們不該藉此重新反省，是怎樣的文學機制與品味，可以將一個著作頗豐的作家全然排除在視野外？難道我們不需要在文學史中，重新擺放一個屬於默人先生的文學座椅？閱讀50、60年代的主流文學中，自不該忘卻默人先生的寫實小說；70、80年代鄉土文學興起後，默人先生與風潮桴鼓相應的礦工題材小說、工廠題材小說，更不能因為他的省籍而被有意無意遺忘。

無論如何，感謝封德屏總編輯的卓越眼光，同意製作此次「專輯」，我期許此輯可以成為我們重新認識王默人文學的新起點。如果要理解默人先生離台赴美的原委與心境轉折，先生在2010年在美完成的長篇《跳躍的地球》，說盡了離開故土對一個作家的傷害。他回答勝吉的越洋訪談裡說到：

當我被迫離台來到美國之後，最初幾年，我內心的確充滿了氣憤與懊惱，生活極其煩躁與不安，很難再平靜下來寫作。這當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不是這個。我自寫小說開始，我就不知不覺，也是自然而然的成為我寫作最基本的信念，也可以說是我寫作的源頭。那就是我寫的內涵與我生活的土地和廣大的同胞人民血脈融合在一起了，無法分開。可能是我寫

作的要素，與很多寫小說的人大不相同。所以他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繼續創作，我就不能做到這點。也許這就是我的悲哀；也許這就是不讓我成為大作家的緣故。正因為這樣，當我不得不遠走他鄉（我的妻兒為我受了很多辛酸，我實在不忍心讓他們再受災難）時，也就割斷了我與故土連繫的根。這就是我停筆多年的原因。

面對這樣一位始終心懷文學與土地同胞的作者，在他文學與思想的意義幾乎為人所遺忘的狀況下，一個研究者絕對有義務重新恢復他應得的歷史評價。對我來說，默人先生對待文學與人生的態度，甚至甘於為他的文學信念而遭難受苦，這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為此，我得去拜望一下這位擁有不凡心靈與氣度的作者，同時也藉由近身接觸來更深入地理解他的人與文學。至於親愛的讀者，或許願意在聽聞這樣一位帶有曲折身世的作家側記後，重新閱讀默人先生的小說，我想，那必然是先生最為欣慰的一件事，也是我們策畫專輯時衷心的盼望。

2014/10/18 寫於新竹紅毛



2014年7月，陳建忠前往舊金山拜望王默人，兩人一起漫步的大道。（陳建忠提供）